



蓝天下的格桑花 ■徐平

诗抒胸臆

扬州慢

■冯如

金柳烟桥,十年萦思,重来依旧娉婷。恰霞浓芍药,引棹破湖澄。过长巷、篷车访故,兽环云拱,曾被豪名。更盈盈,香绦歌柔,逸入银筝。

有谁似我,眷江南、尤眷芜城。看月满花陂,尘鹜到此,愁别长亭。借问故人心上,青衫老,可念归程?但清风无寐,天涯分此琼莹。

突然想起某个夜晚

■张萌

天暗得很快
我赶到的时候
门还开着
院子里月色清凉
顺着往里走
我知道你就在里面
轮椅羁绊了你的脚步
月光的手指太远
它无法为你按下开关
我边走边喊
我看不清你
黑暗中的样子
你应了一声
像一盏灯
啪地,在心里亮起

春夏曲

■王养浩

春分

山野踏青百花开,莺歌燕舞来,万紫千红春潮拍。当开怀,韶华易逝情不改。遥望云彩,扬帆沧海,风筝写满爱。

谷雨

潇潇雨歇,丝丝风暖,声声鸟喧。昨日碧水映丽天,晶星月圆。醉眼放歌拔弦,三江五岳不眠。日东边,绿肥草鲜,铁牛犁芳田。

立夏

柳絮飞来,桃花落败,紫薇显彩。茉莉花香云天外,举目醉怀。粽叶东山澎湃,莲荷西湖争爱。春不在,夏已悄来,景色咏诗台。

端午

艾叶插门口,香粽甜心头。汨罗江上闹龙舟,竞渡显风流。“九歌”今又在手,放眼神州,朗月花稠

杨浦记忆

上课

上海机械学院附属子弟小学旧事七

■王卫文

机院子弟小学的学舍靠近校院门口,围墙外是军工路。二层红砖瓦房,楼层很高,楼下有一条贯穿走廊,两端有边门,走廊两边就是各班级的教室,二楼是机院子弟托儿所和幼儿园。

楼左右各有两扇正门,正门外面是大操场,操场上没有草坪,只是简单的沙石和土夯实的地面。全校有五个年级,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。我们这届是刚建立的,下面一届要等来年才会有。我们班的学生出生有54年,55年,还有56年的,全班有52名同学。那时候,家长有困难只要和小学校长说一下就能来。我们的校长是邹校长,一年级班主任是邹老师。

回忆童年时代上课的情景有三段往事让我记忆犹新。

音乐课

记得上第一堂音乐课的时候,音乐老师就是我们的邹老师。印象中最深的是邹老师的笑容,她没有生气的时候,看到人、遇到事总是那样的微笑。

这天上音乐课,教室里事先就放好了一架浅色的风琴。邹老师笑眯眯走到我们面前说:“同学们,今天我们上音乐课,我要教会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儿歌。”我们全神贯注听着,坐得挺直,小手放在背后,两眼睁得大大的。邹老师用娴熟的指法先整篇把歌曲弹唱了一遍,然后一遍一遍教我们朗读歌词,再根据节拍,她弹唱一句,我们跟唱一句,两遍跟唱后,就可以把歌唱完整。

邹老师满意地用右手轻轻拍着左手掌说:“同学们唱得很好,现在大家要放开,大声唱好吗?”“好!”我们大声回答。全班立即安静了下来。“预备开始!”“我家小弟弟,晚上笑嘻嘻,问他笑个啥,梦见毛主席,哈哈,哈哈,哈哈哈哈哈,梦见毛主席。”同学们都用足了全身力气大声唱着,随着风琴的伴奏,歌声在走廊里回荡,回荡。

我自小唱歌就不行,到目前为止也不会唱歌,但是,这首儿歌却是我有生以来唱得最舒畅、最开心的!

算术课

我们的算术老师是吕老师,还有冯老师。

吕老师高高的身材,白净的脸,眼睛不大,声音细腻,上课非常严厉。她有一个习惯,就是上课的时候不喜欢站在讲台上,而是手捧教科

书,站在课堂的中央,左右前后都照顾好,生怕我们听不清。吕老师很认真,要是我们听不懂,会很耐心地反复讲解。

冯老师,个子不高,记忆最深的是一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,是教我们乘除法课的。一次,她在教我们速算法时说:“你们上一届有一个叫王克的同学发明了一种速算法很好,现在我就告诉你们……”

每周算术课都有一次激烈的比赛场面,就是速算考试。用一张牛皮卡纸(长20公分、宽4公分),背面是光面,反面有30道算术题,内容从简单的加、减,到混合运算,然后到乘除法口诀等。当老师说:“开始!”我们就把光面的卡片翻过来,大家用最快速算法做完这30道题目,做好后要立即举手争第一名,最后老师对答案,来决定名次。

作文课

作文老师是倪老师。倪老师人不高,短发,眼睛大大的,语速很慢,音质很好听,上课时带点威严。

倪老师身体不好,大概是校方的允许,她上课经常是坐在椅子上,可她从不坐在讲台上,而是坐一把和我们一样高低的椅子,就坐在同学的第一排,离我们很贴近。

倪老师是我写作文的启蒙老师。她的教学方法独特,好理解,逻辑性强。我记得那时候她说过:“要写好作文就要先学好造句,要学好造句就要先用好词组,比如:“种树”是词组,简单的造句是——今天我种树,要加上修饰的话就是——今天下午,我要到什么地方去种一颗桃树,要是修饰再扩大10倍或更多,那是记叙文,“种树”就是文章的题目。我清楚记得我完成第一篇作文后,当我打开作文本的时候,得了一个86分的高分,文章后有很长的评语,我高兴得整夜没有睡着。

语文课本中有一张插图,大家要根据插图的内容写一篇记叙文。图的内容很简单,就是有一位男同学到一女同学家里去帮忙复习功课。记得倪老师评讲时说:“王卫同学观察图的内容很仔细,特别是把墙上挂钟指针所指的时间和靠墙角的一把雨伞,通过雨伞滴在地板上形成的水迹,来描绘当时下雨的情景及复习功课时间已经很长,这是他能写好文章的重要方面。”后来在年度作文课评比会上,我得到了一本倪老师奖励的《革命英雄故事传》小说集。

回想童年上课,感到真幸福,没有很多回家作业,只有美好的快乐!

生活故事

■杜祖德 文

蚕豆又名胡豆,江浙一带又称寒豆,叫它蚕豆,或取其外形似蚕;说它胡豆,可能与其系外来物种有关;将它称作寒豆,则是从另一个层面对它的诠释:一是对它是越冬生长的寓意,二是剥开豆荚可见其内有层松软的白绒紧贴着豆粒,犹如包裹着棉絮防寒,如此看来,用“寒”字称呼,是恰如其分的。

每当我看到那豆荚油亮,豆壳碧绿,颗粒饱满的蚕豆,便勾起年少时在蚕豆上市中发生的趣事。在那物质贫乏的年代,价廉物美的蚕豆不仅成为餐桌上的美味,而且还是孩子们手上的玩具。

男孩子们将剥出的豆粒,用削铅笔刀在离尾部的三分之一处将豆皮环割一圈,剥去三分之二的豆壳,将豆尾朝上竖起来,就是一个头戴钢盔、下面露出个尖鼻、鼓着腮帮子的士兵头像,再用圆珠笔在豆肉两旁点上眼睛,一个豆粒玩偶便成。若更加精致点可再用二刀,在头盔中间雕出条连接两边、贯通下

生活故事

■赵韩德 文

吴君从大龙湫回来,说没见着老易,连老易的铺子也找不到。我嗒然若失。

认识老易还是两年前。那次到雁荡山旅游,整整一天,导游就是不断地做启发工作:“看看看,对面山头像蛤蟆吗?那是蛤蟆的头……”“看看看,左边山头像老道吗?那是老道的冠……”我抬着头,不停地转过来,转过去,——像?——不像?人累,心更累。

想不到吃过晚饭,导游又把咱们拉了出去。继续上山,还是看像不像。据他介绍,天色半黑,山峰衬在半亮的天际,是看像不像的最佳时刻,是保留节目。

走到山脚下,我活动活动脖子,下定决心,再也不去看像不像了!我说就在山脚下逛逛,等你们下来。小旗很快消失在夜幕,我也轻轻松松地开始溜达。这家是卖伞的,各种各样的伞。多少年没见的竹骨油布伞,粉红嫩绿的西湖绸伞,巴掌大的迷你伞……

第二家卖打火机。五光十色,还有跟真手枪一样的枪式打火机。接下去几家,卖竹器、卖树根制品、卖仿古的青铜爵青铜鼎。见我一副什么都不想买的样子,老板们懒得点头。

最后那个小店门前有个老师傅蘸着水拼命磨什么,我以为是卖刀剪的铺子。瞅瞅小旗还没下来,走近去看,却不是卖刀剪的。

玻璃柜里陈列着许多汤团大小的黄杨木雕,有神仙、人物以及十二生肖。墙上陈列一组光洁如瓷的牙雕,表达着唐僧师徒的千辛万苦,孙猴子还是手搭凉棚探路的模样。旁边是拳头大的石雕:浮水的牛,带水珠的荷叶,带上连叶的仙桃……我朝“磨刀”师傅看看,发现他手里磨的,是石头。师傅朝我看看,继续磨。原来是位雕刻家。

我认真起来。有个玻璃柜,晶亮的射灯照得柜里金壁辉煌,肯定是精品无疑了。凑过去,瞧得仔

巴的系带绳,就像一个用扣带系紧钢盔的士兵头像,我们称它是带钢盔的美国兵。

女孩们则在大人叫她们剥鲜豆瓣时挑选好豆子,用刀拦腰将豆皮划开,将下半部分豆壳完整地剥下,收集起来,然后按手指的大小套上适合的豆壳。指头上便像涂上了绿色的甲油,只是粗糙得有点夸张,倒也印证了“爱美之心人皆有之”的名言。

忘不了,还有用含铭的牙膏壳从小贩那里兑换数十颗“五香酥蚕豆”,那蚕豆的糯呀,食后留在嘴里的香呀,真是没话说了……

葱花蚕豆、咸菜豆瓣、油汆鲜豆瓣、豆瓣夜开花羹……这些都是从后楼阿姨、宁波阿娘、苏北大妈那里尝到的用蚕豆做出的美味。今天写下这些菜谱,心里有一种如数家珍的感觉。后来我知那著名的上海五香豆、四川郸县豆瓣酱等都是这不起眼的蚕豆蜕变而成。

又逢蚕豆上市的季节。现今的蚕豆除了尝鲜,再没有孩子动手把它制成玩具去耍。

细。不知不觉,磨石头师傅已经站在背后。我环顾小店,见一匾额:“治石斋”。老师傅说自己“姓易,容易的易。”射光灯下,一块书本大小的青黄石头,镂雕出长须飘荡的河虾、悠悠水草、漫游的鲈鱼,标题是《水世界》。一块带黄皮的乌黑大石,顶部雕了七八个古人,好像还是神仙,热热闹闹开会的模样,标题:《醉八仙》。

更有趣的是,一块横石,雕成浮着的大水牛,在夏天的烈日下,躲进荷花叶丛里。两个牧童手擎荷叶,趴在牛背上戏水。我一时倒也很想变成小人,钻到荷花荡里去。

我长舒一口气,敬重地朝磨石头师傅雕刻家点点头,指指《荷叶牧童》,“什么价?”“五千。”我不响。“出这石头的坑,已经没石头了。”老易解释。

继续看下去。

一头威猛而驯顺的豹子上,半躺着曼妙的少女。少女仙裾飘飘,豹子刚刚出林。我一下子怔住。忽然记起了什么。是的,很可能是《山鬼》。记得几句:“……乘赤豹兮从文狸,辛夷车兮结桂旗……”这个老易师傅不简单,山鬼。看着这位胸前挂围单,浑身石粉,有点像补鞋匠似的磨石头师傅,我一时说不出话。手却赶紧在裤袋里摸,暗中清点大概还有几张大钞。我急急巴巴地问,您的石雕作品里,千把块钱的有没有?

磨石头师傅见我真诚,有点舍不得地打开锁,捧出一尊石雕说:“巴林石的。”一尊澄黄巴林石浮雕大肚弥勒佛,富丽堂皇,非常大气。我捧过来,捧回了家。

今年听闻吴君要去雁荡山,我特意请他到大龙湫山下找老易铺子,帮我买两件东西:一是荷叶牧童,二是山鬼。可惜吴君回来说老易和他的铺子都已经不知去向了。

文苑投稿邮箱:
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